



二

十

世

纪

的

哈

尔

滨

历史

回眸

金源故都 阿城

哈

尔

滨

出

版

社



第一章

一座城的历史，是这座城命运的轨迹。我们怀着一种像寻访罗马古城庞贝的热望，来阿城寻访上京会宁府遗址。意大利那不勒斯近处的古城，毁于火山爆发，全城湮没；而我们的上京会宁府之被毁，也着实令人思绪不宁。

寻访上京会宁府， 像罗马人拜觐庞贝古城

阿城的朋友，听说我们要寻访上京会宁府，便主动地约了几位热心的伴者，引我们去观看那些沉寂的出土文物和刻在石上的画。备了一辆古老的铁轱辘马车，坐在这种旧式马车上，其韵味可谓别致。沿着环水的一条细细的汽车路走，路边满眼是杨、榆、柳，水灵灵的一片碧绿。老式车，加上坎坷不平、颠簸起伏的路，那真叫缘分。铁轱辘在深深浅浅的车辙中拧着，一走上十字路口，就出

现无数条沟辙交错，车轱辘从这条沟辙，岔进另一条沟辙，车轱辘在坎上硌一下，人便打了一晃。同行者中，都是对上京会宁府有研究的人，女伴中有两个是女真人的后代，在车上，一边颠簸，一边给我们唱先祖女真人古老的歌。车子在坎上硌一下，她们的歌便打个顿，颤音似的，还有个节奏，一颤一颤地刚去远，又有后来者响应，一路上萦绕不绝。就这样，我们杳杳地朝上京会宁府走来，一边走着，这几位朋友一边讲着唱着。

上京会宁府遗址在白城，它和牡丹江畔的东京城，也就是渤海国都上京龙泉府遗址，是我省著名的两大古都。上京会宁府由金太祖、太宗、熙宗直至海陵王贞元元年（1153年）迁都于燕京（今北京）为止，约38年皆为金都。这块土地上曾修筑过琉璃瓦的华丽宫殿，但在海陵王迁都燕京后，为了防止宫室贵族的反叛，下令“尽毁上京宫殿、宗庙、公卿大族邸第及储庆寺，夷其趾耕垦之”，真可谓蛮野残暴。直到第五代金世宗即位于东京（今辽宁省辽阳市）后，于大定二年（1162年）12月，又诏令修复上京宫殿。大定二十一年以后，还不断进行了修复。金末时（公元1215年），金边将蒲鲜万奴据东京（今辽宁省辽阳市）叛金自立，称大真国天王（又称东夏国或东真国）。1217年万奴率军北上，曾一度攻陷上京会宁府。这次战斗十分激烈，对上京会宁府又是一次大劫难。不久，万奴引兵东去图们江流域筑城抗元。元太宗五年（1233年）四月窝阔台遣大军东征万奴，上京会宁府再遭元军战乱，更加毁坏。后又经明、清两代三百多年岁月的磨砺，上京会宁府终成一片废墟。

虽然是一片废墟，然而它和毗邻的阿城，都是“龙兴”之地。龙，虽是一个图腾，但却是一个民族的象征，因为中华民族的子孙是“龙的传人”。早年到东北地域，踏上柳条边，就进入了清王朝的“龙兴”之地。在阿城，踏上上京会宁府，也应是踏上金王朝的“龙兴”之地。

上京会宁府是一南北长、东西短的土城，分南北二城。城周总长为9.5公里，总面积为610.657万平方米。当时东北地区最大的辽阳城，总周长11公里，只比上京会宁府多1.5公里，可见当时的上京会宁府规模之大。

在几位朋友的导引下，我们登上南城里子城（即皇城）南面对峙的土阜上（俗称为午朝门），举目四望，整个上京会宁府的形态尽收眼底。城东面是连亘的蓝旗岭（属张广才岭山脉），岭下阿什河，城距河约1公里余。东南一带有山有水，是自然的屏障，城的南、西、北面是山麓、河谷、平原，土质肥沃。城的四角及缩进处一角，各有炮垒一座。城壁上点点突出部分堞楼遗迹，犹历历可数，以南城壁上堞楼为最清晰。城周有护城河遗痕，斜贯北城有一道河沟遗迹，俗称运粮河，据说清末时尚有积水，最初通于阿什河，想为当时河运通渠。

城之四门皆月城，远远望去属城南门的月城最为完整。我们在子城里的宫殿遗址拾到许多绿、蓝色琉璃瓦残片，其中有较典型的绿釉龙纹瓦断片。阿城的专家告诉我说，据记载，在这里曾发现砖面的火炕两座，且有使用石灰的痕迹。在午朝门处也有一座砖炕。在宫殿遗址及其附近出土的文物还有金太祖武元皇帝御用铜制之大圣印，“大金国”、“金都”等字样的雕砖、陶制观音像、铜镜，宋代铜钱及渤海时代土制观音像等。在南北城横城城门的东部城基下，还发现了许多炭块和铁渣，因而断定金朝开国及后几代执政者，在这里已从事炼铁。

概观之后，我想象这里曾是相当繁荣的。上京会宁府是仿照北宋汴京（今河南省开封市）建制的，因而城的布局与汴京基本相同。城东一公里余有一长方形小土城，俗称小城子。城中央并列两台地，当为建筑遗址。按《金史》地理志上京路条载“有云锦亭、临漪亭，为笼鹰之所，在按出虎水（即阿什河）侧”。据此可断定此城即为云锦亭、临漪亭之所在，应为金主避暑和近郊拜

天射柳之地。专家告诉我，宋徽宗、钦宗及皇后、皇子、公主和宗室驸马等 470 多人，在金军破汴京后，被辗转押解到上京，即囚禁于此城。

上京城西门外，有一大土阜高达五六尺，俗称将台。过去有人考证为金太祖武元皇帝之陵寝。我们在台上发现了一些布纹瓦片，这当是一些建筑物的遗留物，过去这里曾出土铜印一方，从这方铜印考证陵寝之说似属可信。斩将台北面，即北城外西北角约半里许，还有一台，俗称庙台。清宣统元年（1909 年）在这里发现一块石碑，后运往宾州保管。我查阅《宾县志》曾记“县城北门外，有金上京会宁府古碑一块，高五尺，宽二尺，形六菱，上有盖。清宣统元年由阿城县白城掘出”字样。这块碑就是有名的“上京宝胜寺前管内都僧录宝严大师墓塔碑”（亦有作“宝复大师”，似因碑文不清而异）。它是确定白城为金上京会宁府的有力佐证，也是研究金代佛教文化不可少的资料。

这里远近处，还有金代古城遗址多处，如驸马城、半拉城子、古城子等等。

我在阿城采访了数十天。

在这数十天中，我发现阿城是一个亟待开发之城，是一个大有可为之城，也将是一个吸引众多中外旅游者的明星之城。

我们花费气力采访阿城，看重阿城，把阿城视同一座庞贝古城，视作金代的“龙兴”之地，是因为一座城的今天与历史是分不开的。城市的出现是人类生存方式的一场革命，人类文明大多是从城市产生的，因而城市不只是一个自然的和地理的单元，不只是一片经济区域，抑或钢筋水泥铸就的群落。一座城，该是一部打开的书，是一种文化积淀，是一种人文景观，记载着一代又一代阿城人的苦难与欢乐。我们曾几次来到阿城，游览了阿城的古迹，看到改革开放后的阿城大厦、房屋、街道、庙宇和剧院、商家的殿堂，充满着活力，是这些活力使我们产生一种强烈的愿望，

要给那些我们所采访的大山、大河、土丘和山岗，以及上京会宁府的各种建筑所留下的废墟以活的生命。跨过几多世纪的风烟，让这座死城苏醒过来，重现姿容，再显辉煌。

不过，我们从一开始就知道，我们所面临的巨大困难。要描述 12 世纪以后的阿城人风情，并再现当时的生活，是具有一定难度的。但是，比起描写更早更生疏的生活来，这还是我们最感兴趣的，自然也具有更深一层的亲切感。

这里面的故事情节，发生在我们还可以看到其遗迹的地方，发生在一代王朝——中国历史上金王朝的兴盛时期。

其中心事件，将据我们手头的采访资料，写这座城的过去与未来。当我们动笔之前，就已经被上京会宁府、被这块土地深深地吸引。

上京会宁府——中国的庞贝古城。

第二章

12世纪初，在黑龙江省的雪岭莽原上，生活着一支游牧民族——女真族。他们的生存条件十分艰苦，信息十分闭塞，文化亦较落后。就是这个不被人重视的偏远少数民族，竟然能金戈铁马，入主中原，君临天下，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不解之谜。

头鱼宴上的祸事

公元1112年，春。

虽然已经立春了，凌晨依然很冷，从西伯利亚刮来的风，夹着鹅毛雪，肆虐地在阿什河上咆哮着，好像寒冷要把春天冻住似的。太阳都一杆子高了，呼啸的风雪，才渐渐平息下来。

远处，天宇青灰如淡墨染了，而大地却一望皆白，白皑皑的雪反光于幽深的雪原，透出无限苍凉。

这时，从远处传来一阵打破荒原原始寂

寥且节奏鲜明的疾驰蹄声。从那猛击的鞭哨声以及低沉而粗犷的吆喝声的氛围中，渐渐看到一位身子低伏在马背上的男子，正疾驰而来。当这个人终于出现在地平线上，越来越近，我们才清楚地看到他座下赭白马的鬃毛闪着光亮，他在马背上侧身坐着，正娴熟地转动马鞭。这人身材魁梧，有着女真人特有的浓眉、方脸，丰颊，阔嘴，鼓目，双眼炯炯有神，斜披着一件藏青色女真袍子，脚下穿一双生牛皮乌拉。

这位女真汉子名叫完颜阿骨打，他刚从辽国皇帝天祚帝设的“头鱼宴”上，闯祸逃回。

完颜阿骨打是生女真部族节度使劄里钵的次子，生于1068年。少时臂力过人，喜爱弓矢，举止端重，不苟言笑，深得劄里钵喜爱。劄里钵几次感慨地说：

“此儿长大，吾复何忧。”

阿骨打稍长大，练就了一身功夫，弓力绝伦，能骑善射，勇而多谋。一次，一辽国使臣来到完颜部落，在院中看见年幼的阿骨打手中握着弓箭，便挑衅地问道：

“你也能耍弓弄箭？”

“我为什么不能耍弓弄箭？”阿骨打横眉怒目答道。

使臣一听这位女真孩子说起话来竟这样霸气，便戏指天空的飞鸟道：

“你能射下空中飞鸟吗？”

使臣的话音未落，阿骨打连发三箭，三箭皆中。当人们把射中的飞鸟送到使臣面前，发现三只飞鸟都是咽喉处中箭，使臣非常惊奇，连连称赞阿骨打为“塞外奇男”。

从此，阿骨打善射的威名在部落中远震。

一次，他与邻部十几位青年善射者比试射程，目标是远处一高岗。众射者皆不能及，最远者不过百步，而阿骨打竟射出320步，远远超越高岗。后来，他的孙子金世宗，在1163年（金大定三

年)立下射程碑以记阿骨打超群的箭术。

阿骨打成年后,追随父兄征战,表现十分勇敢。在征讨胡里改部时,马不披挂,头不戴盔,只身着短甲,径直闯阵厮杀。他率众追杀过纥石烈部首领,击败过乌古伦部的反抗,曾斩杀辽国叛将萧海里,在辅助父兄统一女真诸部中做出了重大贡献。勃里钵临死前,曾叮嘱盈歌说:

“唯此子足了契丹事!”

辽天庆五年(1115年)正月元日,阿骨打在其弟吴乞买、国相撒改、侄宗翰及杨林等文官武将劝进下,即位称帝,国号大金,年号收国。定都于会宁,也就是现今的阿城。

阿骨打为金朝开国皇帝,史称金太祖。从这个意义上说,阿城是阿骨打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也是一座龙兴之地。

阿骨打在阿城这片沃土上成就了他的事业,这片沃土养育了一个强悍的民族和一代王朝。

女真之名姓见于唐末五代之际,而其先世可追溯到商周的肃慎、两汉的挹娄、南北朝的勿吉、隋唐的靺鞨。在唐代始分为渤海靺鞨,黑水靺鞨,到辽初,靺鞨改称女真。女真诸部分布范围很广,部名繁多,一般有生女真和熟女真两大部分。熟女真分布在今第二松花江之南,编入辽籍,受辽直接管辖。而生女真分布于第二松花江之北,未编入辽籍,仅受辽国的间接统治。尽管女真各部社会发展不平衡,但都有显著的进步,特别是居住在按出虎水(即阿什河)一带的完颜部,逐渐在荒林老峪中度过了蛮荒岁月,成为新兴的女真族的核心势力。从历史上看,女真以少数民族曾两度兴起,并入主中原。他们的经济文化十分落后,人丁稀少,何至于如此辉煌,其间必蕴含着—脉浩然刚正之气,当然也不乏机变诡谲的荒悍之气。

说起完颜部的历史,可从其始祖函普说起。关于函普的说法很多,王洪昌在他的书中说“有一天,从长白山之南的仆干水之

涯来了一位奇男子，口碑说他脸阔目朗，声若洪钟，神词说他是天界委派下来的。他很快取得了完颜部的信任，又以奇诡的谋略平息了各部的争斗。那个时候，地广人稀，森林如海，族民混同鸟兽，共生共灭，他们个个蛮愚凶顽。这个奇男子能使完颜部和周边诸部化凶杀为共处，那将是怎样的功夫！他使各族获得了休养生息的机会，完颜部感激他、拥戴他，并将本部一位负有众望的四十贤妇嫁给他，这实在是一种荣光。完颜部当时尚处于母系社会的晚期，部族尊养的贤女正是崇尚母性的象征。将族中贤女嫁与他，意味着整个部族的信任和寄托。奇男子随姓完颜氏，名为函普。完颜函普与妇人繁衍后代，创造了一代优于一代的完颜氏宗族……经若干年之后，终于诞生了雄沉睿智的完颜阿骨打。从仆干水之涯来的奇男子，被他后世的皇帝子孙追谥为金始祖，那位贤妇追谥为明懿皇后，后世金女真人一律尊拜她为老母后。阿城松峰山对面有一座老母顶皇陵，其老母的含义即是对这位老始母的悼念。”

函普而后，中经德帝乌鲁，安帝跋海，到献祖绥可时，完颜部始迁居于现今的阿什河流域。阿什河那时候叫按出虎水，清朝改为阿勒楚克河，是金女真人的祖宗河。按出虎水，是金源之水的意思；阿勒楚克河，是说她的流程犹如人耳般的曲折，但到雨季，波涛滚滚就抹平了一切曲折，一泻六七百里，流入混同江，也就是现今的松花江。在金代，上京城所需的各类物资，都从这条河上轮进，金源故地所产山珍百物，也由此河运往中原。

就在这样一块土地山河上，女真人种植五谷、制造舟车、烧炭、冶铁、建造屋宇，一时间，社会生产力有了较大的发展。到了乌吉乃时，他既接受辽国授予的节度使，又坚持不入辽籍，这充分反映出女真人要求独立发展自己的民族意识。乌吉乃逝后，其子劬里钵、颇剌淑、盈歌及劬里钵之子乌雅束，先后继立。完颜部在内平叛乱、外事征伐的方针下，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完颜部

的发展，反映了女真社会的进程，也是女真各部统一和女真民族形成的过程。完颜部因一切治以本部法令，不但巩固了世袭节度使的地位，且扩大了势力范围。

在完颜部逐步强大之时，也是辽国对生女真的统治越来越重之日。除了年年让生女真“献方物”，还在交换中“强取”；辽朝的东京留守、黄龙府尹每到任，都要生女真各部献礼，而且“所司弊幸百出”；辽朝每年派大批使者带着银牌，号称银牌使者，或称银牌天使。他们每到女真境内便要女真妇女伴宿，起初是女真指定中、下户未嫁的女子陪伴夜宿，后来使者络绎不绝，他们仗着大国的权势，自己挑选妇女，不问有无丈夫，也不问是否女真贵族妇女，喜欢便拽走。这种种行为，激起广大女真族人民对辽人极大愤恨，这种愤恨超过他们对本族贵族的压榨的不满，“诸郡皆怨叛，潜附阿骨打，咸欲称兵以拒之”。

而辽国的最后一代皇帝是最昏庸的天祚帝耶律延禧。天祚帝生于太康元年（1075年）闰四月庚戌日，是辽国末代皇帝道宗的孙子，昭怀太子浚的儿子，母亲是贞顺皇后萧氏。寿昌七年正月道宗死，即位，改年号为乾统元年（1101年）。他成长之日，正是他爷爷道宗皇帝执政之时。都说天祚帝昏庸，在他的手中断送大辽九朝、226年的历史。实在说他的爷爷道宗皇帝也是极为昏庸，在其执政期间曾发生两件最为惨烈的皇室大冤案。

道宗的皇后宣懿萧氏，是枢密使萧惠的女儿，自幼生得俊美绝伦，长于诗词，喜爱音乐，尤善于弹奏琵琶，独受道宗皇帝的宠爱。所生太子耶律浚，尤爱学习，受母亲影响能作文章。道宗曾说：“这孩子聪慧，是上天赐给我的！”咸雍元年（1065年）春正月辛酉初一日，册立为皇太子。这好端端的一家，竟被朝中一个大奸耶律乙辛害得十分惨烈。

耶律乙辛聪慧狡黠，他入仕辽国，不断受到道宗提拔，由同知点检司事，提拔为北枢密同知，又为枢密副使，又为南院枢密

使，又为知北枢密院使事，并封为赵王，又太子太傅，晋升为魏王，并被道宗赐予匡时翊圣竭忠平乱功臣的称号。

太康元年（1075年）皇太子耶律浚开始试理朝政，他法令修明，耶律的奸计不能得逞，于是他暗中串连宫中党羽阴谋诬告皇后。

宣懿皇后身边有一伶官名叫赵惟一，为人贤达聪慧，且精于音乐，经常侍候在皇后左右。宫中婢女单登、教坊朱顶鹤被耶律乙辛收买，诬告皇后与赵惟一私通，耶律乙辛亦在旁佐证。道宗大怒，命耶律乙辛与另一奸臣张孝杰拷问赵惟一，经几番严刑，赵惟一哑口不招，再动酷刑，赵惟一只求速死，于昏迷中被按了手押。耶律乙辛报告道宗，道宗昏庸到不辨黑白，下令诛杀赵家九族。赐皇后自尽，将尸体归还萧家。皇后死后，皇太子耶律浚郁郁寡欢，有人悄悄将其事密告耶律乙辛，乙辛惊恐。这时，护卫萧忽古感到人间不平，密谋行刺耶律乙辛。事泄，被捕入狱。副点检萧十三对耶律道：

“臣民都心归太子，你我均非出身贵族，如果有一日太子即位，你我都将死无葬身之地！”

耶律乙辛听了，又与同知枢密事萧德里特密谋诬陷太子的阴谋。

道宗自从误斩赵惟一九族，赐死宣懿皇后，见皇太子郁郁不乐，道宗也心里甚悔，不时假借去看望皇孙耶律延禧之际，沟通父子之情，怎奈耶律浚为人憨直，心痛生母日甚。道宗于太康二年六月贬耶律乙辛出朝为中京留守，以为这样做能达到不见其人，不怀其事。日久天长道宗看不见乙辛，也觉得诸事不便，十月复又下令召回。到年底，耶律乙辛又密奏道宗道：

“右护卫太保查刺等人报告，知北院枢密使事萧速撒等八人密谋立太子为帝。”道宗命立案查对，并叮嘱道：“此番案大，我一定要见真凭实据。”

诬告之事哪能拿到实据，耶律乙辛很难回复道宗。忽一日，耶律乙辛买通牌印郎君萧讹都斡招供说，他曾参加了萧速撒等人的阴谋活动，并且签上自己的姓名向道宗皇帝告密。道宗立即命令耶律乙辛与耶律仲禧、萧余里也、张孝杰等多人审讯皇太子，并严刑拷问。太子坦诚地对众人道：

“我已经身为皇太子，怎么还会有别的追求呢？你们当明白我的心境，你们应当为我辩护。”

这些人将太子的话篡改为招供伏罪，道宗昏庸到不问真伪，废太子为庶人。将太子逐出宫门囚禁在上京（今内蒙巴林左旗东南二里波罗城）以后，耶律乙辛又派人将太子杀害，回报说太子病死。道宗悲痛至极，命令将太子葬于龙门山。道宗想召回儿媳，耶律乙辛又派人将她劫杀，以灭其口。后来，道宗知道了太子的冤情，悔恨无比，他追谥太子为昭怀太子，用天子的礼仪将他改葬于玉峰山。

天祚帝即位后，追谥其父昭怀太子为大孝顺圣皇帝，庙号顺宗，其母萧氏为贞顺皇后，追谥其祖母为宣懿皇后，将她与祖父道宗皇帝合葬在庆陵。并惩治了耶律乙辛及其党羽。

昏愤无能、不辨忠奸的道宗皇帝，连自己的妻儿都不信任，却信任耶律乙辛这伙奸邪小人，虽说是辽国统治者的气数和本质所定，也是他极度惧怕失去皇位，乙辛等人就是利用了他的这一心理。他的孙子天祚帝继承了他的衣钵，也同样昏庸，所不同的是他比祖父多了一分残暴，饮酒行猎，不衅政事，致使武备弛懈。

这次的头鱼宴活动，就是天祚帝耶律延禧游乐滋事的一种。按照过去的通例，当辽国皇帝春幸时，千里以内的生女真酋长，都得赶来朝贺，并随同皇帝一起来江上，凿冰钓鱼。头一条鱼，必须由辽国皇帝亲自用带长绳的鱼叉钩捕上来，用这条鱼与群臣及诸位酋长，一道餐用庆会，这样的宴会被称为“头鱼宴”。

宴会上有歌有舞，各位酋长都要按序为皇帝唱赞美之词的歌。在完颜阿骨打前面的几位酋长不仅自己要唱，还特意带来伴唱的女子，一个个争相邀宠，引吭高歌。运用音色和力度的变化勾引着天祚帝，使其欢乐，一会儿唱得婉转、痴情，一会儿唱得怨愤、激烈，一个个卖弄着本民族的优势，先沉后扬的宽喉，使前后的对比十分鲜明，有的如行云流水，有的如旋雪回风，天祚帝听得入耳，入神，入脑，闭着双目咧着嘴笑。下一个轮到阿骨打了，阿骨打迟迟没有站起来，因为他既不想唱，也没有带伴女。天祚帝睁开眼，问道：

“下一个该是哪位了？”

枢密使萧奉先赶忙答道：

“下一个该完颜部酋长阿骨打了。”说着萧奉先用眼角瞟了阿骨打一眼，示意他站出来。

阿骨打既没站起，也没有应声。天祚帝把脸子一沉问道：

“完颜阿骨打到了吗？”

阿骨打慢慢站起来应道：

“到了！”

“既然到了，你为什么不给朕唱呀？”

“我不会唱！”

“你不会唱？”天祚帝猛地从座位上站起，瞪圆了眼睛，低声而又骄横地问道：

“不会唱，你长腿了吗？长腿，就给朕跳一个！”

“我也不会跳！”

天祚帝听到不会跳，又联系到不会唱三个字，这火就窜上来了。他多年也没有遇到一个敢于当面蔑视他的酋长，便拍了桌头厉声道：

“完颜，你敢抗朕的旨意，你敢不唱也不跳，你敢……”

阿骨打对天祚帝礼貌地行一女真躬礼道：

“阿骨打生性愚拙不会唱歌，亦不会跳舞，请大皇帝开恩，恕我愚拙。”说完便回到自己座位，他竭力保持镇静，不使自己露出怒气，但整个面孔也都红涨起来，嘴唇突突发颤。

当着臣子和诸位酋长的面，天祚帝实在咽不下这口气，他被气得双颊抽搐，脖子上的青筋鼓起，压不住的怒火冲了上来，直顶脑门子，他右手叉在腰间，左手握成拳头，呼呼地喘着粗气。

枢密使萧奉先伏身在天祚帝的身后道：

“皇上，您千万不要动气，阿骨打是一个粗人，他不懂得高雅事。您还记得上次陪同您打猎的那几个人吗？那都是他的弟弟，什么吴乞买、粘罕、胡舍等人，他们只懂得学鹿叫、刺老虎、抓熊瞎子，您让他们唱歌跳舞，这不赶上叫男人能生孩子啦。”

天祚帝气得没理萧奉先。

萧奉先又凑近一步道：

“皇上，您一定得忍一下，果真要杀，也得避一下耳目。”

“我有什么怕的，避什么耳目？”

“您是没什么怕的，要杀也得等天黑了行事。”

“我就不等天黑！”天祚帝白了枢密使一眼，萧奉先立即低下了头，眼望着天祚帝得意而气愤的样子，便又凑近了些微微躬身道：

“臣躬请吾主忍住，万万不可动气，动气则有失大国君主的风范。”

天祚帝虽是一个昏庸皇帝，却十分武断，他竟然毫不理睬萧奉先，当众在桌上写了一道谕旨：

“晚间，把阿骨打抓到郊外杀掉复旨。”

近桌几位酋长都看在眼里，但谁也不敢言语。当酒宴进行到尾声，天祚帝和萧奉先也都喝得醉醺醺了，几位酋长示意阿骨打速走。阿骨打知道自己一时动气惹下大祸事了，便趁着众人酒酣之际，不等天黑便溜出大帐，抓了赭白马的鬃毛，飞身跳上马背，

疾驰而去。

待天祚帝酒醒时，天将要亮，阿骨打已回到上京会宁府了。天祚帝拍着桌子骂道：

“阿骨打这小子逃了，我这是放虎归山啊。”

大金、辽、宋三国大厮杀

真应了天祚帝“放虎归山”的话了，阿骨打回到上京会宁以后，立志要跟耶律延禧决斗一场。

第二天下午，他派出习古乃和银术可，前往辽国索要逃到辽国去的女真酋长阿疏。习古乃等回来后向阿骨打讲说了天祚帝骄奢放纵、不理朝政的状况，阿骨打从此便开始谋划伐辽事宜。于是，在冲要的地方加强守备，建筑城郭、冶铁、修整武器。

阿骨打保存有两件女真圣物，每逢紧要关头，总要取出这两件圣物来虔敬。“一件是暴马子木雕刻的武士像族杖，这个族杖代表着统治者对部族的权威，持此杖可以击毙族中的叛逆；另一件是一尊铜铸的神偶，这神偶有五寸多长，它非常坦然地叉开双腿，腿间性器明显而夸张。有趣的是，神偶的一只手握住这夸大的性器，另一只手抓着一只狍腿送往嘴边。这形象绝无流俗卑劣的感觉，相反，却觉得它如此坦诚、憨实、直截了当。它再明白不过的嘱咐族中的酋长：你的任务一是让族众有吃的，二是要部族繁衍兴旺。”^①阿骨打望着这两件圣物，明白自己肩上的担子，审时度势，他知道各部酋长联盟的实力十分巩固，他近日忙得很，几次派人刺探辽国军情，又派人全力“修石矢，备器械”，冶铁练兵，力农积谷，真是一种特殊的秣马厉兵。此外，他还不断到会宁府周边去视察军备兵力，真是省事而又勤政。

一天，国相撒改来到距会宁府东北十里、阿什河东岸的半拉城子，面见阿骨打。阿骨打正对手下高级官员的子弟集结操练。把

每 50 人编为一小队，其中 20 人在小队前列，给这些人穿了重甲，手持矛剑；另 30 人穿轻铠甲，列在阵后手持弓箭和标枪，向对方袭击。阿骨打操练的这种方阵，是一种软硬兼施的战术，也是他听人讲说兵法心学的一种创举，是专门对付辽国的一种战术。因为辽国是重兵型的，每队 80 人皆着厚甲，打起仗来十分笨重，胜利了，长驱直入；败了，旗倒兵散，人多混乱，掉头不便，且重甲不灵。撒改来到半拉城子，远远就望见阿骨打手执彩旗，操练几千人的队伍，宛如汹涌澎湃的海啸，又似揭地的强劲台风，尘土冲天，浊浪滚滚，遮没了正午的阳光。十里外的人，都听得见喊声隆隆。撒改看了这雄伟的场面，心下甚喜。阿骨打看见国相来了，便迎了过来，撒改跳下车，躬身拜道：

“吾主召见老臣？”

“噢，把国相请来，有两件事。一是速派人向耶律延禧讨还叛贼阿疏；二是从现在起禁止联盟各部落自置信牌发布号令，一律统一使用完颜部的信牌，以利于完颜部的集权。如有违者，就地处置！”

“是，老臣就去办理。”

“再者一定叫辽国把阿疏送到，如不送到绝不罢休。请老人家越快越好，要准备打几场硬仗、大仗，一定要他们把阿疏送到。”

“好。”撒改嘴里应着，身子一提就打马而去。

阿疏是乞石烈部的酋长。他虽归顺完颜部，但野心不死，企图借助辽国统治者的力量，重新恢复自己部落的势力，因而便从完颜部逃到辽国。为此，完颜部几次要求耶律王朝交还阿疏，双方虽进行了频繁的交涉，均未见成效。阿骨打继任后，决心解决这个问题，先后派出蒲家奴、习古乃等人，前往辽国索要阿疏，都没有成功。阿骨打便咬定索还阿疏，如不交还，便挑起征辽的战争。

自此，女真诸部号令统一，“一切治以本部法令，民听则不疑